



# 情感练习

王坤红 著



激情洋溢的文字  
冷隽深刻的哲思  
演绎现代人的精神状态

花山文艺出版社

# 情感练习

王坤红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感练习 / 王坤红著 .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2

(小说风景线)

ISBN 7 - 80673 - 153 - 9

I . 情… II . 王…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6578 号

---

**丛书名:** 小说风景线

**书 名:** 情感练习

---

**著 者:** 王坤红

**责任编辑:** 侯福河

**美术编辑:** 宋丕胜

**封面设计:** 朱文俊

**责任校对:** 李伟 李鸥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 <http://www.hspul.com>

**E - mail:** hswycbs@heinfo.net

**销售热线:** 0311 - 7056031

**传 真:** 0311 - 7837506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196 千字

**印 张:** 9.125

**印 数:** 1 - 5000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0673 - 153 - 9/I · 085

**定 价:** 16.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目 录

## 第一部：将爱情进行到底

第一章	3
第二章	10
第三章	24
第四章	35
第五章	50
第六章	66
第七章	75

## 第二部：同居时代的冒险

第一章	83
第二章	93
第三章	126
第四章	155
第五章	226

# 第一部

将爱情进行到底？







# 第一章

表面上每一个人都在忙忙碌碌地上车、下车，忙忙碌碌地谈恋爱、失恋，忙忙碌碌地找情人、打发情人；但到头来没有谁会告诉你其中的真相。

“将爱情进行到底”，听起来是我们时代音符中一句很时尚很有号召力的话，如果这种激动的想法就像是热爱猫、狗、森林以及大海之类的东西，那么它还是相当可爱的。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古老的悖论，“今天的进行到底”必然不同于明天，为了将明天“进行到底”的需要，现代人只得不断背叛每一天变化的内容，比如，我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就是一个对爱情着迷的人，她受到这乌托邦声音的迷惑，她和其他女人一样拼命地想挤进这个现代伊甸园，在这一舞台上她曾经疯狂地要将自己的爱“进行到底”；正因为她的固执，她必须不断地适应“爱的变化”，于是，一系列对“爱情”的追求就成了她生命的惯性；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伊甸园的大门全方位地向她敞开时，她才发现她要找的爱情已变得无足轻重。不断的“恋爱”只可能建立在放弃“过去



“恋爱”的基础上，没有什么东西能进行到底。她的经历所给予她的只是事情发展中的种种可能性；然而，她对此却浑然无知。

现代社会有一种隐蔽的情感——那就是对亲密关系的漠视，在某些男人所著的男女关系的研究中，爱情和“性革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一个年轻人这样对我说：“我们现在天天在一起，但不知道明天会怎样？我们并不在乎将来的事，爱情就像是一场意外；其实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很有意思，那天我和她偶然站在一起等公共汽车，平时我和她虽然是在一个楼里出进，但从未说过话，可那天傍晚，不知怎地，我和她突然说起话来了，就这样，我们没有赶公共汽车，而是一块儿步行回家，就在彼此分手的那一刹那，我们俩好像恋爱了；15分钟后我去敲她的门约她出去吃饭，她答应了，后来，当天晚上我们就……总之，每个人都需要意外，不是吗？”

狂热地消费浪漫小说与爱情故事对女人而言是一种对“罗曼司的嗜好”，而对大多数男人来说，它只是一种激情的“私有化”和“快感”的要求，男人们都无意识地在情感上依赖女人，并力求在女人身上寻求所谓“神秘”的答案，这就够了；难怪有人指出，浪漫之爱是男人专为对付女人而捏造的一种诡计，在今天，它一方面呼唤着虚构领域中的种种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它又不知不觉地成为了一种控制未来的潜在捷径，而我们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路的——



对美美这样浪漫的女人来说，像今天这种毫无准备的上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火车是这个女人满足幻想人生的媒介，上车或下车有如一个人的爱情和婚姻，表面上每一个人都在忙忙碌碌地朝着目的地奔去，但到头来没有谁会告诉你其中的真相。

出了省城昆明，火车已在弯弯曲曲的山道间行驶了四个小时。一路上，铁轨两旁的山峦和蓝天白云下的村庄梦幻般地此起彼伏。然而，这舞台装置似的背景却难以持续，每隔一会儿，那火车穿过山体隧道的刺耳声就扑面而来，可以说每一次突然的吼叫，都会让我们这位陷入沉思的女主人公感到一阵心悸；事实上，她对这条路的路况并不陌生，奇怪的是，她每走一回，也就觉得这条路似乎一次比一次还陌生。

“嗨，你瞧，下雨了，这天真不可思议。”

5

果然，车窗上已经挂着一层密密麻麻的水珠子。女孩接着说：“我特喜欢听下雨的声音，又软又爽，完全是音乐的原料。真的，一到下雨天我就特来劲，看哪哪都涨水，就好像突然之间一切都变软变活了。”坐在她对面的是一个头发扎成马尾样式的女孩，她嘴里不停地嚼着口香糖，衣领的尖角上别着一枚亮晶晶的东西，仔细一看，是一个银铸的旧十字架。

美美笑了笑，眼前的她恐怕也就20出头吧，这年龄的女孩总爱出怪招，明明是一条小虫子吧，却总想变着戏法挤出比自身大的汗珠子来。这时，一只小虫子嗡嗡地从耳边飞过，这只比苍蝇还小的飞虫在雾状的光线中盘旋了一会儿便飞到昏暗的角落里不见了。

“我猜你一定是在谈恋爱。”她说。



“你怎么看出来的？”女孩瞪大眼睛。

“因为我看见一只虫子老围着你打转。”

女孩大笑：“是吗……一只虫子……真奇特！”女孩笑过之后接着说道：“你真神了，直说了吧，我是很喜欢谈恋爱，人要是没这感觉就玩儿完了；你不知道，我上中学的时候长得很胖，像只鸭子，后来一谈恋爱吧，全身的肉一下就没啦，这简直成了惯性，到后来只要一失恋，嘿，体重又上去啦，真没办法……不过，你看我像不像电视剧里的大侠呀？嘿嘿，老实说，我这人不谈恋爱就傻得只能呆在家里，可一谈恋爱人就活了，一天到晚总想着出门，总想着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真的，我发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房子里两个人恋爱的感觉还真不一样；告诉你吧，我在外头都已经逛了大半年了。”

“听起来你对谈恋爱很在行呵。”

“还不都是跟男人学的么。”

“你都学到了什么？”

“到处跑嘛，我还发现男人和女人不同，男人的爱情是用脚来感觉的。”

“这么说，你也跟着去过不少地方？”

“是呀，以前转过的地方我就不说了，这一趟光滇西一带也够跑的，你看，我们在泸沽湖四周转了一个多月，又在高黎贡山上上下下地爬了那么两次，随后顺道又去了号称世界第二大峡谷的怒江，万万没想到在我在那还能碰上来自西方世界的老基督和老天主，真绝了，那地方虽然到处是悬崖峭壁，就拿农田来说吧，其实也就跟大字报似的一块块都趴在半山腰挂着呢，但你说怪不怪，越是深山峡谷、越是穷得



邦邦响，也就越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你猜怎么着，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本《圣经》或是《新约全书》什么的，更绝的是，一家人中居然有的信基督，有的信天主，还有信喇嘛教的；信仰不同，照样和和气气在一个锅里吃饭，别看有些寨子的人连汉话都不会说，但只要有人烟的地方就有教堂，我还见过他们在教堂里结婚的场面，就跟电影里演的差不多，这些个少数民族呵虔诚着呢；特别是做礼拜的时候，那才让你真吓一跳呢，甭管男女老少，只要一出声，整整一个完美的四声部，一点不夸张，那可是巴赫式的四声部呵；我第一次听他们唱是在一个草棚模样的教堂里，那眼泪呵就刷刷下来了，我这人平日里最讨厌哭了，瞧，这十字架就是他们给我的……遗憾的是这一次独龙江没去成，我听说那一带特原始，男人女人都兴文面呢，还听说那里的巫术也特灵，倘若某一个女人爱上某一个男人，或是某一个男人爱上某一个女人，只要把那巫药往对方身上一抹就成，不管这男人是丑还是残废，也不管这女人是老还是小，凡是被弄过药的人都会死心塌地的跟着对方走；我想咱们女人要是有了这东西还不百战百胜，你说呢……只可惜没办法啊，因为如果要进独龙江的话就要有足够的钱，要雇上马帮和准备一行人在野外所有的生活用品，这么一算下来，费用就太昂贵啦……”

“那种东西到底是用什么做的，就是你说的那种相思药？”

“哦，听说是用十只鸟的鸟心、十条大路的路心、十棵树的树心、还有毒蛇交配时的黏液和上百年门槛上的灰尘啦等等，反正听起来都怪邪门的，不过，有一个细节很重要，那就是寻找它的人必须要上海拔最高的高山湖泊去唱情歌，



为的是一定要找到两片会在歌声中颤动的叶子，这大概就是相思药里的魂吧……怎么样，够刺激吧，我要是什么时候把自己玩完了，也上高山湖唱情歌去；不过，你可要记住，听他们当地的一个巫师讲，这玩意儿一旦把握不好就反而会把自己给弄疯弄傻了……”

“有这么厉害？我倒是想试试。我不怕发疯，就是真发了疯也值。”美美说。

“你好像碰上麻烦了？”女孩侧着脸试探她。

“我啊，我这人大概是一生下来就有麻烦……哎，说真话，我看上去老不老？”

“嘿，我当是什么呢，你说我也明白，其实女人都一样，都怕在情人面前变老变丑，我猜你和他是老相好了，你们闹了点别扭，然后你自己一个人出来透透气，是不是这样？”

这么年轻的女孩竟然对男女私情如此精通，美美觉得自己真的赶不上趟了。

“算了，还是不说这些为好……你这是去哪？”美美换了一个话题。

“去福海乡嘛，我下一个站就到了，你呢？”

“哦，福海，你也去福海？福海在我记忆中没什么好玩的……”

“咦，我觉得它挺好，是典型的小镇风光，四周梯田线条也很有意思，很有人画的节奏感；只不过现在这一带也开始搞旅游了，一到了节假日热闹着呐；虽说在车站两旁都冒出很多旅店和饭馆，价钱也不算贵，不过我们还是喜欢住在偏僻一点的地方，比如住在靠山脚一带的老乡家里要好一



些。”

“你们去了很多人？”美美问道。

“哪里，其实就我和我的男朋友，我这次出来是为了买一些原料回去，他留在那等我。我们俩都是学油画的，去年我们已经来过一次，当时尽顾着玩了，这一回我和他是想老老实实把毕业作品做完……你呢？”

“我嘛……我在福海的一所学校里教过书……想回去看看……”

幸好火车进站了，用不着再接着往下说。

这时，车窗成了女孩的镜子。一看就知道，她的男朋友一定就在站台附近等着她，想必他们正处在热恋之中；只见这女孩匆匆忙忙地打开小化妆盒使劲地往嘴上涂着唇膏呢。



## 第二章

在这个充满无穷变数的世界  
上，每个女人都需要一个最好的  
朋友、一个能给予我们温暖的  
人，然而你的真心话和他们想得  
到的东西根本不一样。

10

在我的脑海中，美美其实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这次究竟是为什么而来。雨中的车站一如往日地喧嚣吵闹，只见混凝土覆盖了整个大地，这种感觉就像是人们凶残地在她周围砌起了一面面围墙，她从前熟悉的小路从景物中消失了。现在，所有的路都在车站四周延伸，它什么也不是，它只是连接点与点的一条线。

那个“往嘴唇上涂着唇膏”的女孩与美美不同，她行走在由公路组成的世界里，她的“罗曼司”情结是外部世界的投射物，这些借用来的东西是为了让她的“爱”越来越容易被看见、感受、把握和度量；不错，她是用“脚”来感受男人的，“脚”的气味会随着当天的时间转瞬即逝，当代人自然会为这一意象感到骄傲，可摹拟的骄傲是用不着用心来冒险的，爱男人就像是爱一种物质，对这个女孩来说只不过是用非真实的人造光



将自己照亮，从这一刻起，“脚”就是紧急是出口，她死死地依附于它，不让它停下，而如果“脚”的动作被迫停止了，那么，她就很难与自己融为一体了。

于是，我看见，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爱情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像，每个人已很难再增加它的独创性。所谓怒江峡谷里的“相思药”我也听说过一些传闻，这在一些较为原始的地方很流行，这一游戏的神秘之处是因为人们在传说中从未真正尝试去破坏它微妙的规则；

“相思药”的味道是咸是酸？它究竟长在什么地方？这并不是人们关心它的真正目的，它的秘密是来源于爱情想像力的永久需要，它是照耀恋爱者寻求她之所爱的一团圣火；在某种程度上，它教会了女人们崇拜自己的情感和富于感受力的自我；曾有一个女大学生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每天所做的事就是为了爱，我忍受不了平淡无奇的生活，我希望自己的灵魂能突掀狂浪，我不在乎什么结果，也不在乎它会把我带到哪里，我只想去经历一切变化，去混淆诗情与现实、真实与浪漫，在无限之中突奔……”女人对于培养“罗曼司”的嗜好由来已久，她们不断为它增加各种各样的品性——玫瑰、音乐、烛光、葡萄酒和半透明的内衣，在她们的眼前通常有一面想象中的镜子，这镜子耸立在天地之间，只见镜子里的女人把自己藏在这些逐渐增加的属性中，她们都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携带着这些不断增加的重负，穿越到镜子后面，即便是所爱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也要超越时间，超越禁忌，然后把所有的一切都化作对镜子里自己影像的迷恋。



我小说中的这个女人此刻也像是站在一面自己想象的镜子里，这有点像经典电影里的某个镜头——我看见过她是那样孤单，就在这一瞬间，她突然失去了任何依附，她的神态很疲惫，似乎还有一种淡淡的哀伤；只见她穿着一套银灰色的西装裙，提着行李，缓缓向我走来；我不知道她和我的距离有多远，但我一直注视着这一场景延伸——

看着女孩一边摆手一边朝一个小伙子跑去，她的心空荡荡的。女人看女人总会看出别的意味。说到底，不管这女孩去过很多地方，不管她在表面上显得多么放任无羁，可她又能跑多远呢？艺术也好、宗教也罢，甚至包括巫术和其他麻醉品都是为了把自己藏起来；女人都一样，说是用脚来感觉自己的存在，其实质不还是在情感的圆圈里打转么，这大概是女人一生永远也解不开的一个结。

路边的这家小吃店她过去常来，现在好像已经换了店主。

在缠结的雨雾中，时间开始散成丝丝缕缕，它整个的分量仿佛纹丝不动地压在她背上——不过，这凝重而冰冷的力量不是来自她自己，而是出自不同男人的面孔：第一个闪过过去的是马刚，他是美美所认识的人中长得最帅的男人；据说他和阿星、小三、五毛和一个叫东东的女孩搞了一个名为“南蛮子”的小乐队。历史上，云南人被称为“南蛮子”，这大概就是乐队名称的来源。在这个城市里，像他们这样的乐队大约不下30个，而“南蛮子”主要是以演奏地方方言风格式的摇滚出名；虽然这个乐队在昆明小有名气，但她还从

